

《薪火相傳 好歌永遠唱——黎草田先生紀念音樂會》
時間：5月31日 晚上7：45分 地點：香港大會堂音樂廳

歌聲傳唱 紀念 黎草田

今年是香港著名音樂家黎草田逝世20周年，才華洋溢的他曾為觀眾創作出無數優美電影音樂及合唱曲子。在月底的紀念音樂會上，觀眾可以重溫這些經典名曲，與黎草田的傳奇人生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傅月美提供



■黎草田 傅月美提供

音樂戰士

著名香港音樂家黎草田（1921—1994）原名黎觀叻，是廣東中山人。年輕時是真正的「熱血青年」，曾一腔熱情地投身到抗日音樂活動中去，不僅滿足於在後方「音樂救亡」，更參加了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隨軍服務團，真正衝到了戰火仍延綿的西南前線，其間更創作了不少歌曲，都充滿了澎湃激情。回到香港後，繼續其音樂探索，並加入了長城電影公司，開始為電影配樂、作曲，三十多年來創作出無數膾炙人口的曲子。閒時，他鍾情於合唱藝術，於1959年創辦了「音樂愛好者合唱團」，該團1975年更名為「草田合唱團」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他又與費明儀、鄭允貞等人共同創立了「香港合唱團協會」，積極推動香港的合唱藝術，更培養了不少人才。

黎草田與戲劇的緣分也不淺，早在廣東藝專讀音樂時，就加入了實驗劇團，後來還曾隨團到桂林去參加劇展。回到香港後，他也為許多舞台作品創作歌曲或擔任音樂總監，為話劇《人啊人》編寫的插曲《昨天的夢》就曾傳唱一時。因其對藝術的熱誠與醉心，草田先生在藝術圈中有許多摯友，戲劇大師鍾景輝King Sir就曾這麼稱讚他：「（草田是）一位對音樂藝術鞠躬盡瘁的藝術工作者，他一向做事認真負責，不計較酬勞，且樂於助人，他對戲劇界的參與和貢獻，使劇界許多朋友都非常感激和敬佩。」

也許是受到他的藝術激情影響，草田先生一家人都和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。他的遺孀傅月美是資深的舞台劇工作者，也是香港演藝學院駐院藝術家。他的兒子黎小田六歲時由於出演黃永玉的電影《兒女經》而成為香港著名的童星，後來到英國求學，回港後亦成為著名音樂人，其所創作的歌曲，如《大地恩情》、《浮生六劫》與《問我》等都是當時家喻戶曉的電影及電視主題曲。黎草田曾把這三首曲子譜成合唱版，成為一時佳話。而黎草田的女兒黎海寧，正是香港現代舞界著名的編舞家，她的作品時常從電影及文學中攫取靈感，深沉而敏銳，說她是香港現代舞歷史中的大師級人物一點不為過。

今年是草田先生逝世二十周年，1997年為紀念他而創立的「黎草田紀念音樂協會」將主辦《薪火相傳 好



■黎草田與合唱團在一起。



■黎草田很早便和戲劇結緣，更曾登台演出。

歌永遠唱——黎草田先生紀念音樂會》，重新演繹二十多首黎草田編曲的經典作品。演出特別邀來費明儀、林豪池及嚴志強親臨執棒，參加的合唱團，除了黎草田紀念音樂協會合唱團外，還有草田合唱團、群聲合唱團、春天合唱團、波希青年合唱團與香島校友會合唱團。

精通多國外語

香港中央圖書館現在正舉辦展覽「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：音樂戰士——黎草田」，看到這個名字，傅月美忍不住笑了出來。對她來說，草田先生早年投身音樂抗戰的熱血事跡當然擔得起這「戰士」之名，而他面對生活與藝術，那種樂觀豁達、永不止歇的勁頭更是不辱這「戰士」二字。

在傅月美心中，黎草田一直是個「大細路」，「和他在一起，永遠不會悶。」她說，「我剛認識他的時候還是小女孩呢，他大我很多年，那時一個朋友帶我去他的



■黎草田



■生活中的黎草田是游泳健將。

合唱團裡練歌，就這樣認識了。所以我們的相識，是由音樂開始。後來我進了話劇團，開始演藝生涯。他本身是在電影公司，和戲劇本來就有不解之緣，後來給了我很多鼓勵。」

黎草田時常幫忙話劇界的朋友來創作歌曲、作音樂總監、教唱歌。又因為他精通意、日、英、俄及西班牙語，有時甚至也指導演員的語言。傅月美對他的語言天分一直覺得驚異，「那個年代，大概音樂流行蘇聯歌曲，他便真的在香港找了一個俄國人來學俄語，所以音很準。又因為唱歌的緣故，對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都很通。之後他又喜歡上日文，真的又找了一個日本人來學。他學起東西來是一頭扎進去那種，所以有段時間他甚至《在商報》的國際版作翻譯。」她回憶當時家中就像補習班，熱鬧極了。學音樂、學外語的學生每天穿來穿去，黎草田樂得分享，從來不收錢。「可能這就是為甚麼到今天人們還是記得他、推崇他。我記得他走的時候是年初四，過年嘛，一般人可能都會覺得去殯儀館是



■黎草田平時興趣多多，很愛攝影。

『大吉利是』，但初十舉殯時，沒想到有幾百人出席。這是他的福氣，有那麼多人尊敬他。」

樂觀、豁達對抗絕症

傅月美說，生活中的黎草田興趣多多又精力充沛，除了作曲、唱歌、指揮合唱，閒暇時他還愛玩魔術。他也是體育健將，特別愛游泳，鋼琴、吉他、手風琴的樂器樣樣都精。「但他也是一個學者，專心起來非常投入。」傅月美說，「我們家裡從來沒有悶的時候，他很喜歡攝影，作品還拿過獎。也喜歡看電影，我在他的熏陶下都很喜歡看電影、看劇。有時電影節，我們兩個可以一天裡面看三、四套電影，看得哪套打哪套都分不清楚。很多姿多彩。」

年輕時曾經經歷大時代的洗禮，黎草田對社會時事一直十分關注，但在傅月美的記憶中，他從來不曾憤世嫉俗，相反，那種對生命的熱情與對生活的樂觀好像能夠擊退所有的不美好，哪怕面對疾病。「當時他指揮多個合唱團，精力很充沛。所以他一病的時候我好擔心，發現時癌症已經擴散，醫生說他只能坐輪椅，但他很快已經自己扶着拐杖走，半年後連拐杖都不用了，還繼續回去指揮。他的意志力真的很強，到癌細胞上了腦，連頭蓋骨都要拿走的時候，他一樣不停的，到工聯會的業餘進修中心去教人家外文，並沒有因為這個病而倒下。人家說他是『音樂戰士』，真是沒錯。」

傅月美說，合唱是一班人一起去追求一樣大家喜歡的東西，這也許是黎草田鍾愛合唱的理由之一。在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，觀眾能夠在音樂廳中緬懷他精彩的一生，與他一起望向那個大家在歌聲中熱愛、追求的遠方。

「救贖歌劇」《浮士德》

法國今年上演的歌劇《浮士德》，在歌劇世界中雖不是熱門劇目，但縱觀整個西方文化，它卻又是一齣極有分量的戲碼。雖然眾所周知的是歌德用畢生完成了二卷本的詩劇《浮士德》，但是浮士德的題材早在中世紀開始就流傳於歐洲多國的民間，以一種聳人聽聞的形式去警誡那些特立獨行的異人——把靈魂交予魔鬼的故事，最早出現的，就記載在《聖經》上，撒旦親身與耶穌在曠野對話，只要信奉祂，祂便讓耶穌做萬邦之王。耶穌面對此種誘惑，用經上的誡命回絕了撒旦，但從此就留下了與魔鬼做靈魂交易與否的命題。

時至今日，人類的道德淪喪已經癱爛到荼蘼，你可以任意指摘一個看不順眼的人將靈魂賣給了魔鬼，但被指摘者可能聽後毫不在意，或頂多朝你吐舌做個鬼臉問一聲：靈魂？幾多錢一個gram？

對魔鬼來說，只有虔誠的基督信仰Christian者的靈魂才值點錢，面對舉世滔滔物慾橫流的行屍走肉者，魔鬼可能都愁死：這樣缺少心靈的靈魂叫我點買得落手？

所以，歌劇《浮士德》的上演，揭示了十九世紀的救贖歌劇，如今已到了人類連收買佬都嫌棄的「無市」境地。還有誰收買你的靈魂？看看例如香港泛民日日互相攻訐指罵的嘴臉，還是找點正當娛樂吧！

香港歌劇院與法國尼斯歌劇院、阿維尼翁歌劇院等聯合製作的此劇，實際上十分素雅低調，非但沒有往大歌劇的氣勢澎湃靠攏，而透過一種巧妙的簡約收攏，呈現更集中的展示浮士德——魔鬼——瑪格麗特三個角色的象徵意義。序曲開始，從混沌的一片迷霧中，升起了澄明的青春美好形象，指揮Pionnier與香港小交的演奏並沒有有效地把美的化身（瑪格麗特）刻畫出來，只是形式化的奏完了序曲。因此，當幕啟時，浮士德哀嘆：一切俱空！就沒形成很強的效果，而台上也幾乎一片漆黑模糊，根本看不見皓首窮經的浮士德老年形象，之後他與魔鬼締約後也沒有變出青春煥發的反差，至為可惜！



■波普(右)飾演浮士德及利絲妮克(左)飾演瑪格麗特
香港歌劇院提供

學富五車的浮士德抵不住暗光背景中一具金髮女郎的裸體誘惑，立即答應了魔鬼的要求。舞台上的裸體形象有那麼一點魔幻效果，但更強烈的戲劇性來自飾唱魔鬼的Dimitry IVASHCHENKO(伊華舒臣戈)。他不僅歌聲豐厚談諧，亦莊亦諧游刃有餘地表演了魔鬼的唱段，同時也通過優雅且邪魅的動作、表情，把梅菲斯特刻畫得活靈活現，成為全劇的最大亮點。男高音Stefan Pop歌聲清澈悠揚，有很好的抒情性，那首著名的high C詠嘆調「致敬，聖潔的小屋」他駕御得細膩圓熟，最後上high C時依然飽滿甜潤，實屬難得，只是在一些戲劇性場面例如最後的三重唱時，他的聲音表現力稍欠雄厚。

中國的男中音周正中在此劇擔任了一個溫和角色——瑪格麗特的哥哥瓦倫坦，他的歌聲秀美通透，在技巧層面上表現得相當圓滿，但是欠缺劇中



■《浮士德》 香港歌劇院提供

的天主教情感，因而在感性的層面上仍有空隙。

當靈魂是否出賣給魔鬼已經無關緊要後，此劇的戲味、張力自然打了折扣——瑪格麗特被珠寶箱所誘惑，這在今天的觀眾看來理所當然——給任何女人一盒奇珍鑽石，她豈有不接受追求之理？但在兩百年前，不，即使半個世紀前，那也是貪慕錢財有違古訓了。

因此，瑪格麗特就好端端地受到魔鬼安排的詭計，與浮士德珠胎暗結，乃至被拋棄，再殺死嬰兒，連她的哥哥回來後也被浮士德錯手殺害，這一系列悲慘的命運，卻已成了二十一世紀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。所以當她拒絕跟隨魔鬼而去，最終被問吊受死，在一片合唱團的歌聲中徐徐升天時，我認為這樣的救贖也是虛假的。

至於人類怎樣才有真正的救贖，我也很想知道。

文：蕭威廉